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二編

林慶彰主編

第33冊

魏晉玄論思想之研究

劉瑞琳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玄論思想之研究／劉瑞琳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序 4+ 目 2+18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33 冊）

ISBN：978-986-254-673-4（精裝）

1. 魏晉南北朝哲學 2. 玄學

030.8

100016070

ISBN-978-986-254-673-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三三冊

ISBN：978-986-254-673-4

魏晉玄論思想之研究

作 者 劉瑞琳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十二編 55 冊（精裝）新台幣 9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魏晉玄論思想之研究

劉瑞琳 著

作者簡介

劉瑞琳，1960年生，台灣新竹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現職私立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教授應用語文、論辯與思維、生命關懷、文學與人生及經典閱讀等課程，目前是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論文寫作方向為朱熹史學思想研究。近十年來發表過〈先秦巫醫與醫者行誼考述〉、〈黃帝內經的病理辯證與醫療思維〉、〈傳統醫學倫理的建立與實踐－論宋代儒醫文化的內涵與影響〉、〈陶淵明飲酒詩的生命態度與生活旨趣〉、〈廣東小兒歌的客家文化意涵〉等十數篇學術期刊論文，編著有《大學國文選》、《華人社會與文化》、《文學與人生》、《生命關懷》等著作。

提 要

魏晉玄論思想為玄學思想的主要論述範疇，玄論思想作為思辯文化的傳統，本身實具有學術發展的承轉與啟後的意義，其論述的主體是針對兩漢以來儒家經典所產生的三大流弊－章句、讖緯與象數，進而建構一形而上的思辯論學模式，其延展的意義不僅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內涵，積極展開有無、自然名教、養生、逍遙……等各類議題的討論，甚至攸關於政治傾向、禮法批判、任誕生活的意識形態，而對於文學表現與文論思想的影響，亦是不可忽視的觀察面向。

本論文分為緒論及七個章節。緒論部分，說明玄論與玄學之分際，以及玄論思想的內涵特色；第一章魏晉玄論思想形成之客觀背景，探討玄論思想所形成的外緣因素，與時代動亂儒學失去維繫社會基礎有密切的關連；第二章魏晉玄論思想形成之學術背景，分析玄論思想作為思辯論學的自發延展，有其潛在的發展趨勢；第三章曹魏西晉時期玄論思想之內涵，針對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頠等人所提議題，考辨其思想的內涵與獨特性；第四章東晉時期玄論思想之內涵，討論釋徒格義佛理與玄論關係，並分析葛洪養生理論以及張湛列子注闡述玄論思想的時代課題；第五章魏晉玄論思想者之意識型態與生活，即從仕宦心理、禮法批判與任誕生活三個觀察面向，探討玄論思想對現實生活反映層面的終極意義；第六章魏晉玄論思想對當時文風之影響考察，探討玄論思想對當時詩風與文論思想的影響，建構其間理論思維的相關性；第七章結論，歸納六個研究心得，以彰顯魏晉玄論思想的歷史文化意義。

自序

舊讀范寧〈罪王何二人論〉（《晉書》卷七十五引錄）、干寶〈晉紀總論〉（《昭明文選》卷四十九引錄）、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謬篇〉，咸以爲魏晉玄風實有敗壞風教之罪責。比閱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阮籍嵇康諸論作、向秀郭象之《莊子注》，各家所論何其玄也，豈風教之壞固有種因玄虛之論（玄論思想）耶？然則王何阮嵇向郭所論本非無根之學，雖或有鄙棄名教崇尚自然之說者，足以謂敗俗之徵乎？由是余常置疑其間，低迴不已。恒以爲玄論既爲一時代之思潮，其影響固非一單純之現象所可概括。今則欲窮究其間之相互關係，實不可不針對諸家玄論思想進行理論本質之分析，庶幾以見王何諸人之初衷。

研究魏晉玄論思想，余以爲其難有三：其一，吾國任何一學術思想之傳承與遞變，恒涵攝一極複雜之前代思想而來，然兩漢學術實一深奧之哲理領域，非積學深思固不易詳知其蘊涵。其二，魏晉玄論思想之論著，散佚者不少，或略引於史書文獻，或經後人輯佚而成，體既不全，復多零碎，欲析而論之，洵非易事。其三，魏晉玄論之思想，頗多涉於形上玄理之推衍，且又統合他家之思想，如欲一一董理其間之微妙關係，非具有精密之哲理分析之脩養者，多惑於所論。

蓋魏晉玄論思想之論著，今可考而得知者，不下數十家。而本論文於諸家之選定，根據三項基本原則。一、開風氣之先者，如何晏、王弼之首開老子「貴無」義旨；向秀、郭象之隱解《注莊》是也。二、爲一時代風氣之代表者，如阮籍、嵇康之反名教崇自然；裴頠之崇有反無論者是也。三、具獨特之實質意義者，如東晉般若三宗諸釋徒（道安、支愍度、竺法溫、支道林）及僧肇之依玄釋性空本無義；葛洪之統合道教與道家之養生義；張湛《列子

注》之括取前期玄論思想之學理，並兼攝佛學寂滅之傾向是也。由是據此三原則，遂可得魏晉玄論思想者，計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裴頠、道安、支愍度、竺法溫、支道林、僧肇、葛洪、張湛等十四人。

本論文全書除緒論外，分七章二十二節。緒論部分辨析玄論與玄學之涵容關係，其次簡述魏晉玄論思想之內涵四項特色。第一章說明魏晉玄論思想形成之四大客觀（政治與社會）背景。第二章就思想理路之觀點，追溯玄論思想於兩漢醞釀之學術背景，分四節次闡述之。

第三章分論曹魏西晉時期玄論思想之內涵。首節何晏，何氏乃魏正始年間玄論思想之領導者，本節述其〈道論〉、〈無名論〉與《論語集解》之玄理體系；次節王弼，王氏乃正始年間玄論之成就卓越者，其《周易注》，《老子道德經注》、《論語釋疑》均可見其玄論思想之精湛見解；三節阮籍，阮氏為魏晉間竹林七賢之傑出者，其於《莊》學逍遙觀念之闡述，為玄論思想由《易》《老》而《莊》之轉變關鍵；四節嵇康，嵇氏又較阮氏顯智者，頗能超越《莊》學逍遙之體認範疇，直探事理之極處，其玄論思想尤具多方面之特性；五節向秀、郭象，向郭氏之隱解注《莊》，實以調合儒道思想為基本信條，此於魏晉間《莊》學之研究固有特殊之時代意義；六節裴頠，裴氏本恪守禮法之士，然其所提有無之辨者，仍屬玄論之問題。第四章分論東晉時期玄論思想之內涵。首節釋徒之格義佛理，彼輩援老莊以釋佛理者，原為東晉玄論思想發展之一支，本節特舉其時般若三宗及僧肇之論述，以見玄佛融合之斑；次節葛洪，葛氏為一道教徒，其養生之理論基礎，資取於老莊形上之玄理內涵，此於魏晉間論養生者，自成一最具系統之哲理論述；三節張湛，張氏之《列子注》，頗有集前人玄論學理之大成者，其於魏晉間玄論思想之發展過程，有實質上之意義，故引而論之。

第五章茲就當時之客觀背景，析以三方面略述各玄論思想者之意識型態與生活，庶幾藉此理解魏晉間玄論者處理名教與自然之層次差異問題。第六章從當時文風之演進，探究其承受玄論思想影響之關係。末章結論，由歸納之六點，肯定玄論思想之歷史文化意義，期以說明後人徒逕以浮虛之學盡詆魏晉玄論思想，實偏誣前賢之過也。

本論文之撰作，自收集資料閱讀要書，以迄完稿結篇，歷時年餘。寫作期間，幸承 賴師明德賜予指導，始能如期告成。而論文大綱細節之擬定，研究資料之搜集，寫作格局之提示，無不經賴師每週一一為余課誨。唯以個

人質庸學淺，雖志在續述前賢之思想內涵，常又闇昧於文字之間。以致易稿再三，亦自覺終不能盡免於斯累。此所以敬祈碩學賢達不時予以教正，縱能增損一字，糾我疵謬者，皆吾之師也。

論文執筆期間，多蒙 所長暨諸師友諄諄勛勉，解惑釋疑，並協助搜集資料者。謹此併誌謝忱。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清明節劉瑞琳序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目

次

序 言	
緒 論	1
第一節 玄論與玄學	1
第二節 玄論思想之內涵特色	2
第一章 魏晉玄論思想形成之客觀背景	5
第一節 東漢末期朝政之衰敝	5
第二節 漢末之際地方之破壞	15
第三節 曹魏執權時期之法治	18
第四節 兩漢談辯風氣之盛行	21
第二章 魏晉玄論思想形成之學術背景	27
第一節 兩漢玄論思想之潛流	27
第二節 兩漢經學思想流弊之檢討	37
第三節 漢末荊州學風之影響	45
第四節 漢魏佛教思想之刺激	50
第三章 曹魏西晉時期玄論思想之內涵	59
第一節 何晏之玄論思想	60
第二節 王弼之玄論思想	64
第三節 阮籍之玄論思想	74
第四節 嵇康之玄論思想	80
第五節 向秀郭象之玄論思想	92
第六節 裴頠之玄論思想	106
第四章 東晉時期玄論思想之內涵	111
第一節 釋徒之格義佛理	111
第二節 葛洪之玄論思想—養生之理論基礎	124
第三節 張湛列子注之玄論思想	129
第五章 魏晉玄論思想者之意識形態與生活	137
第一節 玄論思想之仕宦心理	137
第二節 玄論思想者之禮法批判	144
第三節 玄論思想者之任誕生活	152
第六章 魏晉玄論思想對當時文風之影響考察	159
第一節 對當時詩風之影響	159
第二節 對當時文論思想之影響	165
第七章 結論—魏晉玄論思想之歷史文化意義	171
重要參考書目	175

緒 論

第一節 玄論與玄學

夫先秦老莊之所論者，大抵以形上之虛無爲本，以逍遙物外爲適。而其中「玄」之一義，本爲老子所發展哲理概念。此概念爲何？沈一貫《老子通》云：

凡物遠不可見者，其色黝然，玄也。大道之妙，非意象形稱之可指，深矣，尊矣，不可極矣，故名之曰玄。

據此可知玄者固爲大道微妙之所稱，則其義實與老子形上之道通。故揚雄《太玄經十三圖》所云：「夫玄也者，天道也，地理道，人道也。」即依於玄之形上義旨，直接點明玄與道間之關係。然則道者又何所指？韓非子〈解老篇〉云：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依此，「道」之所論，既是萬物之所然，萬物之所稽，萬物之所以成者，則其所涵蓋之意義，實爲超然物體形象之原理。因之，玄之所論者，即事物形上之哲理，而非萬有之形迹。由是，則「玄學」之一詞，乃可稍作理解矣。

蓋自漢末以來，論辯之風已盛，而所論之範圍亦甚爲廣泛。及至黨錮事起，天下亂興，知識分子所論內容亦多有偏於事物原理之傾向。以致玄學之論辯成爲一時代之特有風氣，然其中又尤以名理與玄論爲主要之二宗。《三國志》卷十〈荀彧傳〉注引《晉陽秋》云：

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荀）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促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

蓋玄學之初期即有名理與玄論之差異。雖傅荀二人或同時遵循道家思想，〔註1〕然傅嘏既善名理，則其所論必以檢覈形名爲主，而荀粲尚玄遠，其所論本爲老莊虛無體用。故前者談論之內容與形式，實爲較切近實際，其作風原保有嚴謹之法家精神；而後者乃以道家思想爲主，談論之內容，亦偏向於玄虛之問題，〔註2〕是以諸如「有無」、「得意忘言」、「執一御眾」、「養生」、「聲無哀樂」……皆爲其所討論之題材。由是此兩派固有殊異，而玄學之本質原所以兼容不同之雙重內涵。

按玄學之發展，名理派之所論者，今所存資料無幾，信難詳究。〔註3〕而玄論派之所論，本以三玄爲主要內容。《顏氏家訓》中〈勉學篇〉第八云：

直取清淡雅論，辭鋒理窟，剖元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洎乎梁世，此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之三玄。

據此，可知梁朝之談玄者仍復以三玄爲標準，實可推證老莊玄論之思想，原爲魏晉玄談者所倡言。因之，吾人若探究玄論派人士所論三玄之義旨，及其衍生之玄理，即可見玄學之大體內涵。

由是吾人既知玄論乃爲魏晉玄學早期發展之一派，其論說原不足以統攝玄學之整體內涵，且本文所討論者亦以玄論派思想爲範疇。故今仍其名爲「玄論思想」者，或可免於以偏蓋全之論。

第二節 玄論思想之內涵特色

夫古今之各類學術活動，必反映其時代之意義，並且呈現異於前代之獨有思想內涵。吾人既知魏晉玄論思想乃以老莊玄理爲主，論其內涵特色，亦可歸納數點如下：

其一，時代動亂之覺醒。蓋自漢末以迄魏晉，世亂頻仍，政治黑暗，戰爭不息，民生凋敝。前此數百年獨尊儒術之統一政局，即告式微。而其時知

〔註1〕參見范壽康《中國哲學史綱要》頁150，台灣開明書局印行。

〔註2〕參見劉大杰《魏晉思想論》頁185，里仁書局。

〔註3〕接近人唐長孺之說法，此種學問雖則首先重視人物才性之考察，然其實他們的著作大抵包含儒、道、名、法各家之成分。參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320。

識分子正值此動亂之時代，既乏澄清天下之力量，且復多居於被迫害之命運。由是奮而覺醒之結果，乃極力尋求精神之慰藉，其表現於思想者，或辨有無以寄玄思，或引逍遙以求自適，或志養生以安性命，或詆名教以率其性，或倡縱欲以達樂生，是皆於玄虛之論外，反應個人不滿現實之意識形態。此原是基於時代動亂之覺醒結果，而呈現於玄論思想之內涵者。

其二，學術統合之趨勢。蓋兩漢一統之政局，章句之經學，恒為維繫儒學不墜之精神支柱。但自漢末天下大亂之後，此精神支柱既已崩潰，傳統章句之儒學亦難以平撫知識分子之徬徨心態。如是漢末學術乃呈現一先秦諸子復興之特有現象，不唯名、法，縱橫並起，且道家思想尤為一般知識分子所樂於接受。然而傳統之儒學仍根植人心，孔子之卓然地位，固為時人所共同認識。故表現於前期（曹魏西晉）玄論思想之內涵，實具有揉合儒道之形質意義，而如何「會通孔老」遂為當時玄論思想所直接面對之首要課題。再者，漢末以來道教大盛，養生神仙之學說亦頗獲得知識分子信仰，而其中表現於玄論思想之內涵者，即為養生論統合道家「長生」與道教「不死」之基本信念。據此可知，魏晉玄論思想之內涵，雖以老莊思想為主，然其頗有統合儒家與道教之學術趨勢。

其三，佛學玄義之理解。蓋佛教之傳入吾國，始於兩漢之際。唯以初來之佛學，譯述本不精當，辭陋意短，固多有之。如是自不為知識分子所接納，其影響玄論思想之內涵，實為有限。但自西晉之末，僧徒日眾，譯述遞增，佛學之研究鼎盛一時。及至東晉之初，名僧輩出，且兼習《老子》、《莊子》、《周易》之學，儼然取代玄學之態勢。而其時般若學大盛，彼輩遂每以老莊玄理以闡釋諸經「空性」義之理解者。由是此一佛經比附於老莊之格義玄理，乃玄學化之佛經。易言之，此時期之佛學，實為玄論思想之一支。〔註4〕。

其四，生活哲學之呈顯。按魏晉玄論思想者對於現實政治其所取之態度，大致可別為三類。一者既不滿於現實政治而思有以改造者；二者既不滿於現實政治而欲得解脫者；三者既屈身於現實政治而但求自安者。然此三者之中，一者原不涉及於個體之生活哲學，可略之不論。而二者三者既以個體為中心，彼輩之玄論思想亦多有由其生活哲學進而呈顯不同趨向。其一既不滿於現實政治而欲得解脫者，其玄論思想之內涵自然以取向於老莊詆毀名教，順任自然為原則。故而或企慕道家理想人物之行迹，或欲致養生以安性命，或盡棄

〔註4〕此一說法尤為近人湯用彤所強調。參見《魏晉玄學論稿》頁136，里仁書局。

仁義禮法以順本性者，此皆從名教與自然兩不相容之矛盾關係，以伸展個體欲得解脫之生活哲學也。至若既屈身於現實政治而但求自安者，其玄論思想之內涵乃認同於莊子理想聖人之迹冥人格之本質。故而以為名教與自然非但無對立之關係，且外在之名教，原為內心自然之呈顯，二者既可統於一身，且居於名教中人亦可以棲志於現實之政治間而悠然自安矣。如是生活哲學之呈顯不同，亦可導致相互間玄論觀點之差異。

綜上所述，可知魏晉玄論實非一單純之課題，所涉及之外圍相關問題，亦至為廣泛。故吾人如欲更加探究其思想之內涵者，則不得不做各方面之觀察與分析。

第一章 魏晉玄論思想形成之客觀背景

一個時期之學術思想，即反映一個時期之特殊政治與社會背景。蓋兩者同是本諸人心，姑且不論其間錯綜複雜之聯繫影響關係，證諸吾國學術發展之趨勢，原是顯而易見之事實。即就魏晉玄論思想之發展而論，亦可追溯當時或之前政治與社會形態對此一思想興起之影響。此是依外緣觀點探討一學術思想萌芽與發展之客觀條件，雖非直探學術思想之核心問題，然對於發展之成因，亦可期於較為清晰之認識。如下茲以四個節次敘述之。

第一節 東漢末期朝政之衰敝

如就學術思想發展之趨勢而論，魏晉玄論思想之興起，實源於東漢末期知識份子對儒學思想一次自覺性之反動成果。然依歷史事實顯示，兩漢知識份子意識型態之轉移，與朝政之興衰及執政掌權者之心態狀況，實維繫相當程度之關係。〔註1〕

東漢末期朝政之衰敝情勢，形成於外戚、宦官與知識份子三大集團勢力之彼此衝突。先是外戚與宦官迭繼執權，由於權勢之爭奪，屠戮風暴，接連重演，朝中幾無安寧；再則當時知識份子目睹朝政不安之局勢，紛紛樹立群黨，非詰朝政，而其中對宦官之激烈衝突，進而形成兩次黨錮事件，尤其給與知識份子莫大震撼作用，而朝政之衰敝至此已至不可收拾之地步。是故若

〔註1〕參見傅樂成《漢法與漢儒》一文。頁455～460。（《食貨月刊》《復刊》第五卷第十期）。

干知識份子便由對朝政失望之心理，轉而對儒學思想做出自覺性之檢討。有者，進而歸依道家思想，探索新的生活理念與形式。

一、外戚與宦官權勢之消長

東漢一朝，若就興衰觀點分析，約略以章帝為界形成兩大不同階段。自光武至章帝崩，其間六十四年，政風淳美，蔚為盛世；而章帝以後，則朝政漸趨衰敝矣。其中又以外戚與宦官為朝中權勢轉移之兩大集團。

東漢諸帝自章帝後，多不永年，亦多復無嗣。由是權歸母后，外戚干政之集團，順勢產生。而皇室繼統大權，亦出其意決。《後漢書》卷十〈皇后紀序〉云：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註2〕（李賢注：謂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李賢注：章帝竇太后、和帝鄧太后、安思閼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可知母后援引之幼主，多非己出，係多自外藩選其年幼者入繼。如安帝由清河王子入繼，質帝由樂安王子入繼，桓帝由蠡吾侯子入繼，靈帝由解瀆亭侯入繼，至如和帝「母梁貴人，……竇后養帝以為己子」，殤帝非鄧太后子，順帝母李氏，冲帝為美人虞氏子。蓋母后與幼主既無骨肉親情關係，一旦欲鞏固自家政權，自然無不用心於委任父兄以為權勢之擴張，因此自和帝起，外戚集團先後執權，母后便以父兄掌握大將軍或車騎將軍一職權。迨軍權既已掌握，更進而參問朝政，控制朝廷，典掌門禁，因而侍中，虎賁中郎將之職位，亦全為母后父兄所兼掌。〔註3〕而外戚憑藉此等職權，亦肆無忌憚大事封賞家族中人。如《後漢書》卷五十三〈竇憲傳〉：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

又同書卷十六〈鄧騭傳〉云：

〔註2〕趙冀《二十二史劄記》卷四《東漢母后臨朝外藩入繼條》：「……然安帝崩北鄉侯懿嗣位，當時稱少帝，是四帝之外，尚有一帝，而《范書》專指安、質、桓、靈四君，蓋以北鄉侯未逾年即殤，生前既未改元，殤後又無謚號，故獨遺之耳，其實外立春，共五帝也。」

〔註3〕然事實上章帝以前即是此種慣例，如光武時后兄陰識委以禁兵，弟陰興拜衛尉，明帝時后兄馬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明帝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為衛尉。

鶯字昭伯，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爲貴人，鶯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鶯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惲、弘、閻（皆鶯之弟）皆黃門侍郎。京率於官。延平元年，拜鶯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鶯也。惲爲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

又同書卷十〈皇后紀〉云：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事，（閻）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侯，食邑萬三千五百戶，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顯、景諸子年皆童齒，並爲黃門侍郎。

又同書卷三十四〈梁冀傳〉：

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

又同書卷六十九〈竇武傳〉：

（靈）帝即位，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鄴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

如此一人專權，滿門權貴之作風，本是外戚擅用職權鞏固權勢之必然結果。甚者自樹黨羽，以爲腹心；政由己出，權傾天子，逼害朝臣，無所忌憚。而其中尤以竇憲及梁冀爲典型之代表。《後漢書》卷二十三〈竇憲傳〉：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告命。

又同書卷三十四〈梁冀傳〉：

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要斬之。

延熹元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

如就事實而論，東漢外戚實亦不乏恭謹篤實之賢相、母后，如鄧太后之恭謹，

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京師翕然，稱為良輔；竇武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鄧太后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梁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拔用賢良，務崇節儉，此些外戚人物咸公忠體國，克盡職責。然外戚中之竇憲、梁冀，驕橫自恣之行事，本非君王所堪容忍。是故永元四年，和帝不惜聯議宦官鄭眾，徹底謀除竇氏集團；延熹二年，桓帝亦決心糾合五常侍，合謀剷除梁冀集團。至於其他外戚雖非如竇憲、梁冀之專權跋扈，然滿門權貴之作風，亦構成君權伸張之一大威脅。因此諸帝一旦年歲稍長，洞曉人事，或不堪外戚之威赫權勢，或欲收回政權，又多不得不假借宦官之力量，徹底排除外戚權勢。如此外戚與宦官自然形成權力對立之兩大集團，彼此明爭暗鬥，朝政亦已日亂。

至於東漢宦官權勢之興起，始於和帝時鄭眾對外戚竇氏奪權之成功。《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云：

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宦始盛焉。

按宦者之權勢興起，實源於天子之信賴，進而成為剷除外戚權勢之一股勁旅。自是宦官對外戚權勢之爭奪戲碼，莫不循此格式而依次演進。再者，宦官在東漢時期之職權，亦有顯著上升之趨勢。同書〈宦者列傳序〉云：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右貂，兼領卿屬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意，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此段資料，蔚宗尤其提示吾人兩大事實。其一：宦官於朝中之權位，日趨重要，即使外戚執權，亦不能廢棄宦官不用；〔註4〕其二：宦官之權勢，自迎立順帝後，益形穩固。而此又與宦官居中常侍一職有密切關係。按：中常侍一

〔註4〕此正如靈帝時何太后所言：「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後漢書》卷六十九《何進傳》）。